



找回自己脸面的人

谷兴亚 译

第1部



一、工匠歌手的悲剧

白雪皑皑。

疲倦不堪的狗拉着雪橇，赶橇人也累得左摇右晃，躺在雪橇上的人无力地侧歪着头。赶橇人摔倒了，狗像听到口令一样，一下子都停了下来，趴在雪地上。

在白雪旁边长着仙人掌。沿着人行道，在栗树的浓荫里，走着一个小矮人。他几乎是一个侏儒，穿着做工考究的法兰绒夏装，戴着宽边的巴拿马草帽。他不可能看不见发生在雪地上的不幸，却若无其事地从旁边走了过去。

白雪的尽头是一片空地，然后是沙滩、棕榈、绿洲。这里也出事了。一个骑马的贝都因人抓住一位穿戴漂亮的欧洲女郎，把她横放在马鞍上疾驰而去。姑娘大声呼救，伸开双臂拼命挣扎。几个欧洲人飞身上马，狂奔追赶……

矮个子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绿洲、贝都因人和追赶的骑手，便又滑稽地迈动两条腿继续向前走去。

空地之后是一条滨海大街，一艘远洋巨轮正在装货，四个向后倾斜的烟囱冒着青烟。汽笛响了。甲板上突然打起了群架，有人被抓住，有人挣脱，有人翻身落水……

又是一片空地，走过空地是悬崖。一座中世纪城堡巍然矗立在眼前，城堡四周有围墙和灌满水的堑壕。一个武士骑马走上吊桥，要求为他打开城门，城楼上站着一群人。吊桥忽然开始升高，受惊的马前仰后合，要从桥上跳下来……

小矮人不等看完马是如愿以偿还是随骑手一同落入堑壕，便扭过头

去，面带凄凉地嘟哝道：“到处都是老一套……无聊！”

他更高地迈动双脚，沿着平坦的人行道向前走去。

在这条柏油路上，密集的汽车慢慢地前行。有白色的，深蓝色的，天蓝色的，有像步行虫那样金黄色的，有通体闪亮的最新型的加长轿车，也有老式的福特车。无论是坐在汽车里的人，还是走在人行道上的人，全都像小矮人那样，对雪地、绿洲、远洋轮船和古代城堡漠然视之。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小矮人，坐车的，行路的，都纷纷向他转过脸去。一看到他，人们便交换会意的眼神，脸上浮现出笑容，眼睛里则流露出极大的兴趣。只有在动物园里看见从异国运来的珍稀动物时，人们才会表现出这种兴趣。同时，人们对这个矮子还表现出一种敬意。熟人们会悄悄地用胳膊肘互相碰一下，小声说：“看，普雷斯托！安东尼奥·普雷斯托！”

“是他，个头不大一点儿，却腰缠万贯！”

“听说他有几亿资产。”

“三个多亿。”

“他还很年轻啊，这个幸运儿！”

“他为什么不坐车呢？他有一辆全世界最好的轿车嘛，是特制的。”

“他有早晨散步的习惯，轿车就在他后面跟着。”

小矮人继续悠然地漫步，尽量做到跟其他人一样，不惹人注目。但是，就如大象走在一群游客当中而又不想被人发现那样，他做不到。他身材特殊，姿势和表情也特殊。他的一举一动都惹人发笑，简直可以说是滑稽的化身。从婴儿时期他就不断逗得周围的人们大笑不止。他可以欢乐、忧伤、沉思，也可能恼怒、仇恨，但结果都一样：惹人发笑。起初这让他懊丧，后来也就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相貌就这样嘛。

他几乎是个侏儒，躯干长得不成比例，腿很短，两臂跟一般成年人那么长，能够得到膝盖。他的头很大，上宽下窄，还保留着孩子头的特征。特别可笑的是他的肉鼻子，鼻梁塌陷，鼻尖上翘，活像一只土耳其靴子。这个鼻子极其灵活好动，因此不仅他的表情，就连他的脸形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普雷斯托是个真正的、彻底的畸形人，不过在他的畸形中没有任何令人生厌的东西。恰恰相反，他的畸形能引起人们的好感。在他那双活生生的褐色大眼睛里流露着善良和智慧，这是大自然独特的绝无仅有的产物。

安东尼奥·普雷斯托可笑地迈动着自己的两条短腿，神态安详地走在笑态百现的人群之中。

他向左转，走上了一条绿荫如盖的小径，向一座大花园走去。在这座花园中有一个中国式凉亭。普雷斯托走进凉亭，来到了电梯间。一个不了解内情的人，对花园里有电梯一定会感到惊讶，但普雷斯托对这个奇怪的设施十分熟悉。他向管电梯的男孩子点了点头，回答他的问候，然后简短地吩咐：“到底层！”

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个非常生动的手势，仿佛他要用手指戳穿大地，直达十八层地狱。这太好笑了，男孩子笑了起来。普雷斯托威严地瞪了他一眼。由于这一眼，男孩子笑得更厉害了。

“请原谅，先生，我做不到，真的，我做不到……”男孩子辩解。

普雷斯托叹息着摆了摆手。

“算啦，约翰，不要申辩了，这里面你我都没有过失。皮特奇先生来了吗？”他问男孩子。

“来了有二十分钟了。”

“杰达·勒克斯小姐呢？”

“还没来。”

“哼，当然啦。”普雷斯托不满地说。他的鼻子突然甩动起来，仿佛是个小象鼻子。

男孩子又忍不住细声细气地笑了，幸亏这时候电梯停了，否则普雷斯托可能真要向他大发脾气了。

普雷斯托跨出电梯间，走过宽阔的走廊，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圆形大房间。虽说是早晨，但外面阳光炙热，来到这里立刻清爽了不少，普雷斯托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他快步穿过圆形房间，打开了通向隔壁的门，仿佛“时间机车”把他从20世纪一下子带到了中世纪的德国。

他面前是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的天花板向上收拢成几个尖尖的拱顶。所有的门窗都狭窄、高大。椅子也都狭窄高大，光线从窗口照进来，在巨大的石板地上清晰地投下了哥特式窗扇的图案。

普雷斯托走进光带，停住了。在这些狭长高大的家具当中，他的身体显得格外渺小、笨拙和荒唐。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对比是导演刻意追求的效果。

这座古老的德国城堡是根据一位优秀建筑师的图纸和模型，用胶合板、胶水、麻布和油彩制作出来的。这位建筑师完全可以建造真正的城堡和宫殿，不过，电影制片厂的老板皮特奇先生，也即皮特奇公司，支付给建筑师的酬金远远超出达官贵人为建造真正的城堡所能给予他的，所以，他甘愿用麻布和胶合板来建造一座道具城堡。

在这座中世纪城堡里，确切地说，在大厅的一角，在胶合板墙的背后，正一片忙碌。杂工、油工、木匠和画家，在建筑师亲自带领下，正在对布景做最后的加工。城堡里已摆上了一些必需的家具——真正的家具，而不是道具。电气工程师和他的助手则在摆弄弧光灯——一些相当

于几千烛光的大灯泡，影片中最主要的就是光，它自然是制片人最关注的中心。皮特奇公司不惜巨资建造了庞大的地下摄影基地，以便在室内摄影时，加利福尼亚的强烈阳光不会影响艺术照明的效果。

一些身着中世纪服装、已经勾完脸的男女群众演员纷纷从布景后面探出头来，都带着好奇、尊敬和不由自主的笑容，望着这位站在大厅中间“阳光”下的年轻人。他们窃窃私语：“是他……”

“安东尼奥·普雷斯托……”

“天呀，真好玩儿！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能安安静静地站上一分钟。”

对，这就是他，安东尼奥·普雷斯托，无与伦比的喜剧大师。他的声名盖过了昔日的银幕泰斗，如卓别林、基顿^①和班克斯等人，他的艺名异常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特点：快^②。普雷斯托一秒钟也闲不住，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躯干和头，他的不可模拟的鼻子，都在动。

很难解释，为什么他的每个动作都能使人不可抑制地笑，谁也抗拒不了。就连著名的漂亮太太特雷思也不得不放声大笑，所有熟知她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虽然她为了掩饰自己高低不齐的牙齿从来不开口笑。美国影评界人士认为，特雷思夫人的笑是对美国天才喜剧大师的最高奖赏。

普雷斯托独特的表演风格使他的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普雷斯托喜欢演悲剧角色，人们按照莎士比亚、席勒甚至还有索福克勒斯的风格专门为他撰写脚本。他担纲饰演奥赛罗、曼弗雷德和俄狄浦斯……如果说普雷斯托不以感人的真诚和深情表现自己的悲剧人物，这是歪曲事实的。

①基顿（1896—1966），美国电影演员、导演，1917年走上银幕，影片有《三个时代》《我们殷勤招待》等。

②来自英语 Presto，意思是快。

巴斯特·基顿的滑稽可笑之处在于他的“悲惨”的呆滞不动的面孔与其滑稽处境的矛盾；安东尼奥·普雷斯托的滑稽可笑之处则在于他的处境、环境，甚至他本人的内心感受与其尴尬、荒唐、不可思议的外貌及其丑角姿势之间的矛盾。喜剧成分也许从未上升到过这样的高度，它几乎与悲剧成分融合为一体了，不过观众们发现不了这一点。

只有一个人，欧洲的一位大作家和独特的思想家，在回答美国记者的问题（他是否喜欢安东尼奥·普雷斯托的表演）时，说：“普雷斯托在自己绝望的反叛中是可怕的。”但是，说这话的不是美国人，而且这句话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反叛？反叛什么人？人们很快就把这句话忘记了。只有安东尼奥·普雷斯托把这位外国人的评价珍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这位外国人窥见了他的灵魂。

这是受造物主冷遇的畸形人的反叛，他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无望的抗争是悲壮的。

然而，他演悲剧的权利来之不易。最初几年他不得不只担当丑角，装腔作势，扭扭捏捏，被人踢打摔跟斗，以换取观众的笑颜。他在日记中写道：

三月十二日。

昨晚读了一个新脚本，它让我气愤。愚蠢的脚本，我的角色是愚蠢的角色。

今天我去见厂长，对他说：“您的作者还能编造出更蠢的脚本来吗？这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要等到公众变聪明并不再喜欢这类片子的时候，他们付美元，这就是一切。”他回答。

又是美元！一切为了美元。

“您这是迎合观众，用这种庸俗的东西败坏他们的情趣！”我喊道。

“如果持这种观点，您最好去贵族女校当教养员。咱们这儿是商业机构，不是教育部门。您早该明白这一点了。”厂长平静地说。

同这号人还能继续谈下去吗？我离开他时怒不可遏。由于无法排遣的激愤，今天上午我故意演得过火，动作夸张，扮鬼脸，出洋相。来吧！既然你们喜欢这一套！同时我心里琢磨：导演会不会制止我的噱头呢？他没有制止。他很满意！休息时厂长走到我跟前，原来他一直在观看我的表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看来您想通了，早就该这样。您今天演得空前成功，片子肯定会走红，咱们要大赚一笔啦！”

我真想扑过去，掐死这家伙。要不就像狼那样，仰天长号。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往哪儿跑？抛弃艺术？自杀？回到家里，我拉了三个小时的提琴，以此来安抚自己，同时不断思索，寻找出路，但什么也没有想出来。到处是墙……

一直到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之后，电影商才不得不满足普雷斯托的“任性要求”，勉强同意他演悲剧角色。不过，发现普雷斯托“把悲剧演得比喜剧更可笑”之后，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戈夫曼，戈夫曼！您以为灯光打的角度好吗？”安东尼奥向摄影师问道。

穿着方格衣服的电影摄影师戈夫曼是个慢性子的胖子，他认真地看了取景器，光线照在普雷斯托脸上的角度使他塌鼻梁上的阴影不够充分。

“对，光线打得太垂直啦。把顶灯放低些，再把弧光灯稍稍向左

挪一挪。”

“是!”工人答应得跟轮船上的水手一样。

浓重的阴影落在安东尼奥鼻梁的凹陷处,使他的脸越发可笑了。在这样的光线中,在窗口将有一场悲惨的爱情表白:普雷斯托扮演的穷工匠歌手,这个倒霉的情人,要向国王的金发公主求爱。扮演公主的是美国电影界的明星杰达·勒克斯。

安东尼奥·普雷斯托在他参拍的影片中一般都自导自演。这一次,在杰达·勒克斯没来之前,他开始同群众演员排练一些群众场面。一个女演员年轻,没经验,在舞台上走得不对劲。普雷斯托耐着性子请她再走一遍,还是不行。普雷斯托把胳膊抡得跟风车一样,用孩子般的细嗓子尖声喊道:“在地上走难道就这么难吗?我这就给您做个样子,看该怎样走。”

于是普雷斯托从台架上跳下来,走了一遍。他做得非常直观,准确,大家都明白了他的要求。然而同时又那么可笑,群众演员们忍不住都放声大笑起来。普雷斯托生气了,他一生气就更加可笑,群众演员们狂笑不止。“男爵们”“武士们”捂着肚子,差点儿没在地上打滚儿;“宫廷贵妇们”笑出了眼泪,把脸上的粉墨油彩都冲坏了;“国王”的假发套则歪到了一旁。普雷斯托愣愣地看着由他非凡的天赋造成的灾难场面,突然把脚一跺,抱着头钻进了后台。平静之后,他面色苍白地回到古堡,对大家说:“我在挡板后面指挥。”

排练继续进行。他的所有意见都很中肯,显示出他的才干和丰富的执导经验。

“杰达·勒克斯小姐来了!”助理导演通报说。

普雷斯托让助手继续组织排练,自己去更衣化妆。

二十分钟以后他再来到摄影棚时，已经换上了工匠歌手的服装，可是服装和油彩也掩盖不住他的畸形。嗨，他是何等的可笑啊！群众演员们强忍住笑，把脸扭到了一边儿。

“勒克斯在哪儿？”安东尼奥烦躁地问。

女搭档姗姗来迟，任何一个女演员这么做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唯独勒克斯胆敢这样放纵自己。

勒克斯终于露面了。跟往常一样，她的出现产生了强烈效果。这个女人的美的确非同凡响，宛如大自然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筛选，终于把千百年来积攒的全部耀眼的女性美丽和魅力，都一下子赋予了她一个人。

安东尼奥·普雷斯托一看见勒克斯，他的靴头鼻子便自作主张地动了起来。所有的人，从主要演员到最末位的粗木工，全都把目光转向了杰达。女演员们几乎是崇拜地望着她。

普雷斯托鼻子的动作越来越大，似乎它想把全部空气都吸进去。

“灯光！”普雷斯托尖叫了一声，由于激动，他的声音更加尖厉刺耳了。

摄影棚里的灯一下子都亮了，宛如杰达·勒克斯随身带来了光明。她的艺名对她十分合适^①，正像“普雷斯托”对于她的男搭档那样。

开拍前普雷斯托决定把最重要的一组镜头再排练一遍：工匠歌手向公主表白爱情。

勒克斯坐在窗边的一张高扶手椅上，把一只穿着绣金鞋的脚踏在雕花小凳上，拿起了针线活儿。一条漂亮的虎皮犬卧在她的脚下。普雷斯托站在距勒克斯相当远的地方，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开始朗诵关于一位穷歌手爱上一位贵妇人的长诗。公主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越来越低地垂下头，偷偷地笑。也许，此刻她在想一位勇武的骑士。为了颂扬她的

①来自拉丁文 Lux——光明。

美丽，他在最后的比武中战胜了所有对手，最终赢得了她天仙般的笑靥。然而，工匠歌手对这个笑容却有自己的理解，他是个诗人嘛。

他渐渐靠近她，唱得也更加充满激情，接着便跪倒在她的脚下，开始诉说自己心中的爱。

前所未闻的放肆！不可置信的侮辱！令人发指的犯罪！公主没有从针线活上抬起头，只是皱起了双眉，她两眼冒火，穿着绣金鞋的小脚在雕花矮凳上跺踏。她唤来侍从，命令他们带走胆大妄为的诗人。侍从们抓住歌手，把他带往监狱。歌手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拷打和死刑，但他并不后悔。他把饱含爱情和忠诚的目光最后一次投向自己的意中人，从容地迎接死亡。

这场戏很成功，普雷斯托十分满意。

“可以拍了。”他对戈夫曼说。

摄影师早已在电影摄影机前就位，他透过取景器的玻璃看了整场戏。普雷斯托又站在了勒克斯的椅子旁边。

“我开拍啦。”戈夫曼说。

摄影机的摇把转了起来。这场戏又一次演得无可挑剔。工匠歌手在演唱时，公主的头越垂越低，并偷偷地笑。工匠走近她，双膝跪下，在音乐声中开始了自己的狂热表白。普雷斯托很投入，他抑扬顿挫，说得十分真诚有力，以致勒克斯忘记了排练过几十遍的动作和姿势。她微微抬起头，稍含惊讶地用眼角看了自己的搭档一眼。

这时候，一个脚本上没有、导演也没有安排的情节发生了。

小短腿、大脑袋、长着一个不停乱动的靴头鼻子的普雷斯托，竟然也表白爱情！这让杰达·勒克斯觉得那么荒唐、滑稽、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以致她突然不可抑制地笑了起来。

这种笑像恶性疾病的发作，它突然袭来，把人紧紧抓住不放，狂暴地晃动她的身体，使她周身乏力，泪水涌流。勒克斯一生中还未这样笑过。她刚刚喘过一口气，便又无休无止地放声大笑。绣架从她手中掉下来，一条金色的发辫垂落到了地上。受惊的虎皮犬跳了起来，困惑不解地望着女主人。茫然失措的普雷斯托也站了起来，阴沉地皱着眉头，呆呆地望着勒克斯。

笑跟呵欠一样，也能感染人。没过一分钟，滚滚的笑声就传遍了整个拍摄现场。群众演员、粗木工、安装工、布景师、化妆师，全都笑得前仰后合一发不可收拾。

普雷斯托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又站了几秒钟，然后他猛地举起双手，五官扭曲，紧握拳头，向勒克斯跨了一步。此时的他已不再可笑，而是让人恐怖了。

勒克斯看了他一眼，笑声戛然而止，整个摄影棚里的笑声也同样骤然停下来。乐队早就中止了演奏，因为琴弓已经从大笑不止的乐师手中掉下来了。摄影棚里现在是一片可怕的寂静。

这突然来临的寂静似乎使普雷斯托恢复了理智，他慢慢放下手，徐徐转过身去，拖着两条短腿，脸朝下扑倒在了沙发上。

“对不起，普雷斯托！”勒克斯突然打破了沉寂，“我的表现就像个黄毛丫头，我的傻笑报废了许多胶带。”

普雷斯托牙咬得嘎嘎响：她只想到了浪费胶带！

“您完全不必道歉，”回答的不是普雷斯托，而是戈夫曼，“我有意识地没有中断拍摄，而且认为胶带根本没有浪费。在我看来，窗户旁边这场戏这种演法好极了。其实，作为心爱的女人对热烈的爱情表白的答复，对于一个陷入情网的人来说，这摧毁一切的笑，这打消一切幻想的笑，

难道不比任何痛苦更可怕吗？这一笑，难道不是在一瞬间就把工匠歌手的爱变成了刻骨铭心的恨吗？噢，我了解咱们的美国公众，他们将空前的开心。工匠歌手这一双圆睁的眼睛，这大张的嘴……您不要生气，普雷斯托，您还从没有取得过这样好的效果。假如不是咱们每天见面，我就会笑得转不动摄影机的手柄了。”

普雷斯托爬了起来，坐在沙发上。

“是，您说得对，戈夫曼，”他缓慢而低沉地说，“这样好极了，咱们美国人一定会笑个半死。”

突然，安东尼奥·普雷斯托自己也笑了起来，露出一排碎而稀疏的牙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他的笑声干巴巴的，在他的笑声里有某种不祥的东西，所以谁也没有对他的笑作出回应。

二、致命的笑

这场倒霉的拍摄结束后，普雷斯托坐进汽车，用司机的话来说，“逼着车不要命地跑”。

失落感，对生活的怨恨，对天理不公的愤懑，被损伤了的自尊心，失恋的折磨——多年来累积在心灵深处的一切，仿佛一下子都可怕地爆发了。他想在疯狂的奔驰中找到慰藉，似乎这样就可以逃离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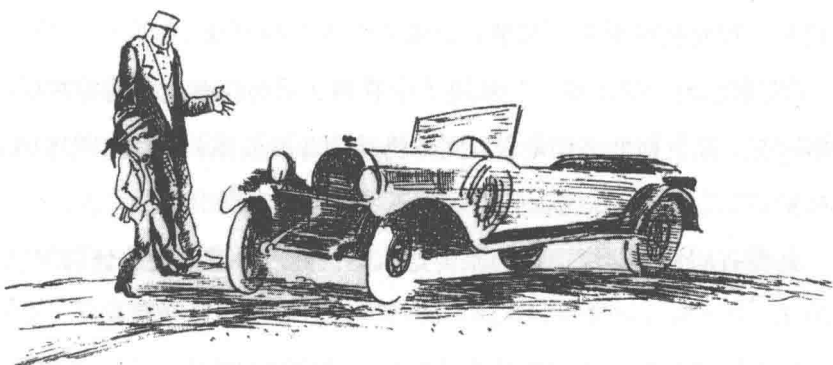
“快点！再快点！”普雷斯托喊个不停，要求司机开到最大速度。

他们在公路上飞奔，就像被警察紧追不舍的罪犯，也确实有人在他们后面追。在农场旁边经过时，他们轧死了从附近池塘里出来的鹅和鸭子。气疯了农场主手握大棒追他们，不过当然是没能追上。对于这辆超速车，警察再三警告也无法让其停下。骑摩托车的警察也追了两次，

然而警察的摩托不可能赶上普雷斯托的轿车。它是普雷斯托专门定做的，是全国最好最快的轿车之一，警察只好望车兴叹了。

下午五点，普雷斯托体谅司机，才允许在路边小酒馆附近停车，吃午饭，普雷斯托自己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罐子冷水。

然后又驱车狂奔了整整一夜。司机精疲力竭，最后宣称：他有可能开着车便进入梦乡，说不定会连人带车撞个稀巴烂。



“往前开！”普雷斯托喊道。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司机，自己抓起了方向盘。

“您可以休息一会儿。”安东尼奥对司机说。

司机倒在宽绰的座位上，立刻酣然睡去。

普雷斯托的思绪跑得跟他的汽车一样快。

“这一切必须结束！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普雷斯托小声说。

司机醒来时已是早晨七点，汽车停在了杰达·勒克斯的别墅门前。

“睡醒啦？”普雷斯托亲切地问道，“我进去向勒克斯小姐道一声早安，您在这儿等一会儿。然后咱们就回家。”

早晨七点，登门造访是过于早了点儿，然而安东尼奥知道，杰达·勒克斯每天早晨六时起床，遵照卫生学教授的吩咐，她过着格外有规律的生活，以便使自己的青春和艳丽永驻。这是她的资本，借此她才能获得如此高额的利润。

勒克斯已经洗过澡，也按摩完了，此刻正在一间正方形大房间里做健身操。这个房间是由嵌在天花板上的灯来照明的。在几个白色大理石圆柱中间嵌着巨大的镜子，无论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到杰达的影像。她身着晨装，短发梳理得平平整整，活像一个迷人的男孩子。

“安东尼奥？这么早？”从镜子中看到从后面向她走来的安东尼奥·普雷斯托，勒克斯便亲切地说，同时仍继续弯腰展体，“请坐。咱们喝些咖啡吧。”

她没有问，什么原因使他来得这么早，她对普雷斯托的怪脾气已经习惯了。

安东尼奥走到一张舒适的大沙发前，刚在沙发边上坐下，又马上跳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绕大圈儿。

“普雷斯托，请不要再走了，看着您我的头都晕了。”勒克斯说。

“我需要同您谈一谈，”普雷斯托说，同时仍继续自己的绕圈运动，“我有事要谈，一件相当严肃的事。可是您晃个不停，我没法说。坐下吧。我求求您，请坐在沙发上。”

勒克斯看了普雷斯托一眼，跑到沙发前，盘着腿坐了上去。普雷斯托走到她跟前，说：“是这样。”

看来，为保持必要的安静，他做着极大努力，竭力控制自己的手和脚，不让靴头鼻子乱动。

“杰达·勒克斯！杰达小姐！……我不善于讲话……我难以……我爱您，

我想让您做我的妻子。”

他的叛逆成性的鼻子开始做上升运动。杰达垂下眼睑，抑制着不断涌上来的笑浪。她尽量严肃而平静地说：“安东尼奥·普雷斯托，可是我不爱您，这您是知道的。如果没有双方相互的爱，什么还能把咱们联系在一起呢，商业性的考虑吗？它与这样的婚姻背道而驰。您自己想想吧。我的资产和收入与您大致相等。我不缺钱，可也不希望减少我的收入，而与您结婚肯定要降低我的工资的。”

普雷斯托的头抽动了一下：“这怎么会呢？”

勒克斯顽强地盯着地面，说道：“这很简单。您知道，公众敬爱我，围绕着我的名字形成了一种崇拜之风。对于我的几百万、上千万的观众来说，我是女性美和纯洁的典范。不过，崇拜者们对自己偶像的要求一贯是严格的，绝不能辜负他们的崇敬，大众密切注视着我私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只要我们在演艺界，最穷的乞丐都有权欣赏我，甚至把自己想象成影片中赢得了我芳心的英雄。为此，我不应该属于任何一个人。假如我嫁给了一位英雄，一位普遍公认的美男子或高尚男性的典范，公众或许还能容忍。配得上女神的丈夫只能是神，至少也得是半人半神……假如公众得知我嫁给了您，他们会义愤填膺，认为我这是犯罪，是对我崇拜者的美好感情的嘲弄。他们会抛弃我。是他们捧红了我……”

“还给了您钱……”

“当然，还有钱。假如为此皮特奇先生解除了与我的合同，我也不会感到意外。我将失去金钱、荣誉和崇拜者……”

“为了拥有我这样的畸形人做丈夫。”普雷斯托替她把这句话说完了，“够了，勒克斯小姐。我理解您，您是对的。”普雷斯托突然把脚一跺，用尖细的童声叫道：“可如果这个畸形人有一颗炽热的爱心呢？如果这个